禮部志稿

五三

一體修治俾得藹然相望如此庶足以慰在天之靈而彰沒世之德其於陛下繼述之孝制作之隆皆有光矣

景廟議

成化二年五月湖廣荊門州學訓導高瑤上言正統己巳之變先帝既巳北狩皇上方在東宮寇騎薄於都城宗社危如一髮使非郕王繼統國有長君則禍亂何繇而平黠寇何繇而服鑾輿何繇而還六七年間海宇寧謐年穀屢豐元元樂業其功不小迨夫先帝復辟其貪

具在實録具廟號非臣下所敢輕議請自上裁左春坊
左庶子黎淳奏曰正統十四年八月册立陛下為皇太
子至九月羣臣又奉郕王即帝位改元景泰緣陛下為
皇太子在前郕王即帝位在後事理有礙至天順元年
正月英宗睿皇帝復位欽遵聖烈慈壽皇太后聖旨仍
復景泰為郕王詔告天下永為遵守然後人倫正天理
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高瑶建言乃欲加郕王廟號臣
惟朝廷既立皇太子則異時居天子之位乃皇太子也

猶欲煩陛下之聽哉疏入上曰景泰已往過失朕不介
意豈臣下所當言顯是獻諂希恩俱不必行

請復建文年號立景泰實録疏

禮部尚書沈鯉題為循史職修缺典以昭祖宗心事以
隆繼述大孝事該國子監司業王祖嫡奏稱建文年號
已奉革除景泰事蹟仍為附録均於信史真要乞聖衷
裁斷復建文位號仍將四年事蹟修輯為録景泰則自
為一録削去郕戻舊名各一節奉聖旨禮部知道欽此

削去建文年號仍以洪武紀年及重修高廟實錄遂將四年實歷附作洪武虛數此則革除之大畧也正統十四年北敵入犯英宗睿皇帝躬馭六師自行天討至土木北狩景皇帝時為郕王奉皇太后命監國旋正大位次年八月恭遇英廟廻鑾後七年復辟是為天順元年其時奸臣石亨輩奏將景皇帝廢為郕王加謚曰戾成化元年修英廟實錄遂以景泰七年事蹟附於正統之後天順之前注曰郕戾附至成化十一年十二月憲宗

之文今亦無憑議復亦惟於高廟實録中摘出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事蹟復稱建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以存其年號傳信萬世如斯而已以我太祖甫定天下即首命儒臣纂修元史又追謚其主為順帝淵哉聖心至公至厚矣成祖英宗之心同符太祖而建文景泰又非勝國之君之比也元主可謚何忍沒其號於建文元史可修何可闕其録於景泰且景帝之位號既可復則建文年號亦可復建文之死事諸臣且蒙我皇上之

卹録而況其君乎況其為太祖之胄乎慰祖宗在天之
靈伸褒海久抑之意彰微顯闡幽之烈寓興滅繼絶之
仁斯舉也實聖主德政之第一事也獨可稱昭代之信史
而已耶伏候聖明裁定惟復勑下多官虛心會議題請
定奪等因奉聖旨景皇帝位號已復實録候纂修改正
建文年號罷
表章忠義
請卹靖難忠臣

弘治四年兵科給事中吳世忠言太宗皇帝奉天靖難時文臣如方孝孺周是修練子寧黃子澄鄒公瑾魏公冕顏瓌齊泰諸人伏節以死然至今未及褒表似為闕典因言太宗之奉天靖難乃武王之心孝孺諸人之伏節死義則夷齊之志二者固並行而不相背況仁宗皇帝即位之初於孝孺公瑾諸人之事俱嘗明著詔書稱其忠義還其子孫俾不失所後至宣宗皇帝之世凡諸恩義亦以漸推舉今天下之人景仰諸賢之忠義如彼

而感嘆三宗之明識遠度如此伏乞賜之爵謚崇以廟祀録其子孫復其族屬以勵士夫之節慰忠義之靈命下其奏於禮部

改定歴法

改定歴晷刻

景泰二年詔更定大統歴晷刻先是天文生馬軾已改大統歴晝夜時刻命禮部會官議欽天監監正許惇等奏正統間監正彭德清於觀象臺測驗以北京較之南

京北極出地上高三度南極入地下低三度冬至晝短
三刻夏至晝長三刻逐一考究奏準改入大統歷內永
為定式軾起自軍匠不諳歷數妄以已意要改舊制所
言難允帝曰歷雖造於京都而太陽出入度數則當以
四方之中為準則是以堯命羲和仲叔四人分測驗於
四方以定四時之中今京師觀象臺在堯幽都之地太
陽出入度數其可以為準乎今後造歷宜悉照洪武永
樂間舊式

請改歷法

成化十七年直隸真定縣儒學教諭俞正巳以上言歷法為禮部尚書周洪謨等所劾命錦衣衛執治之正巳言歷象授時乃敬天勤民之急務後世歷法失傳漢唐以來造歷者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謬不得古人隨時損益之常法也我朝列聖相繼於前代宿弊一掃無餘但於歷法之差未曾改正臣切以經傳所載日月天行之常度本歷元以步算又以陰陽虧盈之理求

之以驗今歷謹詳定成化十四年戊戌十一月初一日
巳丑子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同會於斗宿七度
至三十三年丁巳十一月初一日戊辰酉正初刻合朔
冬至日月與天復同會於斗宿七度所謂氣朔分齊是
為一章者也今將一章十有九年七閏之數冬至月朔
閏月節氣年月日時逐一開坐編成一册上進請勑該
部精加考訂仍行欽天監從宜造歷頒布天下詔以歷
法已嘗稽定今奏有差所司其看詳以聞禮部尚書周

法看得所進冊內每月俱以大小編排祇有合朔並無弦望之日於本年六月後作閏六月臣等辯論本年若閏六月即令八月當作七月觀數日以來氣候豈七月令乎且其言成化十四年戊戌為章盡之年當閏十月而不置閏故冬至差一十二日則知今歷冬至合朔閏月三者皆差惟歷日乃正朔之書借置閏或差則寒暑反易農桑庶務皆失其候矣我太祖高皇帝奄有天下肆命監正元統等叅考歷代四十四家歷法以洪武十

七年甲子為歷元造大統歷頒行天下英宗睿皇帝又置璣衡節儀圭表等器於觀象臺迨今循用已久本監所算日月交食日時方位及所躔宿度觀之於天測之於器未始有不驗者間有刻數先後之殊所食分秒之異蓋繇星土之有南北地形之有高下故耳使果如正已戊戌年當置閏冬至差一十二日則晦朔弦望既差而遞年本監所算日月交食日時并所躔宿度俱差無疑矣今何為盡驗乎況戊戌置閏遡而上之無不差者

習天文律有明禁以故通曉歷法者亦未易見又昇所
奏亦自有訛舛請治其罪上曰歷法事重不必輕易更
改諸昇姑宥之
正德十一年欽天監漏刻博士朱裕請修改歷法上疏
曰歲差之法唐一行以八十三年差一度宋紀七十八
年差一度虞喜五十年差一度何承天為不及乃陪其
年而反不及劉焯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差一度俱為
未密至元太史令王恂郭守敬等參考修正以辛巳為

上官總理其事令本監曆科官生半推古法半推新法兩相較驗奚疎奚密孰是孰非觀象臺測驗黃道赤道度分若干日月五星躔度疎密漏刻科推測昏旦中星調品晝夜壺漏中星正則天運可求分至定則日行可準回回科推驗西域九執曆法仍遣官之南京及浙江諸省候土圭以測今時與至元天道修短若干節氣早晚何如衆途同歸方可成曆則交食可正儀象可驗七政可齊而天道可合事下禮部看詳以為星曆之學必

秋及三國以來所載虧食無不合者合於既往則行之
悠久自可無弊乞勑禮部堂上官一員并本監堂上官
董理其事再選官生二三人與臣等上自至元辛巳為
始下至未來戊子為終通計二百四十八年時日月交
食用古法與新法逐一推算考驗精密應合於天亦下
禮部看詳以瀶等所推近是但定歷授時乃朝廷重典
未可輕議請今後凡遇日月交食本監官生一依古法
推算如或未當暫免叅究本監仍於官生内推選精通

歴學者四五人同濂等以新法推算彼此參驗至於數
年果有定則别為奏請從之
嘉靖二年十月欽天監博士朱裕又奏我朝百務皆有
成規獨歴法未暇修正雖以大統為名實授時之歴且
自先及今二百四十餘年歴歳既久積數漸差推算連
年日月交食分秒已有不合時刻遂至爽忒臣嘗於中
官正周濂具奏乞欲增損修改奉欽依今後如遇日月
交食遂依古法推算如或未當暫免參究禮部仍於本

監官生內選精通曆學者四五員名與周濂朱裕等各
以新法推算彼此叅驗待日後累算無差再行具奏臣
等仰遵成命叅驗分秒時刻委有不協洪武中漏刻博
士元統亦言歷法當隨時修改以合天道洪武去元甚
近已欲修改今乃歲差愈多況本監觀象臺晷表尺寸
不一難以準測推算曆數用南京日出分秒似相矛盾
伏惟皇上圖新治化敬天勤民曆象為急乞勑禮部詳
臣所言會舉洞達天人精究理學大臣一員總理其事

及鑄立銅表考四時日之影仍差通曉曆學官生前往河南陽城察舊立土圭以合今日之晷及分立圭表於山東湖廣陝西大名等處以測四方之影然後將内外舊影新舊曆書錯綜參驗撰成定法庶幾合朔得真交食不謬詔下所司知之

嘉靖二年欽天監掌監事光祿寺少卿華湘奏歷代治歷更改不一不數世輒差者繇天周有餘日周不足所致勝國至元辛巳已造授時曆天正冬至歲差迄今不

同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己卯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復
方位與本監所推不合乞賜中秘歴書及國朝歴志凖
臣親督中官正周濂等及選諳曉本業善於推算者及
今冬至以前詣觀象臺辰昏晝夜推測日景赤道黄道
中星分秒日記月書候至來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二
至二分日月交食合朔弦望并日躔月離黄赤二道及
昏旦夜半中星七政躔度紫氣月孛羅睺計都等類視
元辛巳果否有差備録上之并延訪明歴理善立差法

之人令其參列同異重建歷元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
制下禮部議請如所奏得旨允其測候訪知秘書罷禮
部看詳掌欽天監事光禄寺少卿樂護言歷不可改與
少卿華湘所見不同我朝歷因於元經耶律楚材許衡
王恂郭守敬諸大儒之手因難議改然推步之法貴隨
時考驗以合天運令華湘欲自行測候以定歲差亦不
為無見已經行令測驗請行本監令二臣各盡所見究
極異同考求至當歸一之法以合天度從之

誥命茲欲加謚請自上裁上曰謚法既有定制何忠又

已褒贈其俱已之

廣謚議

隆慶二年禮科給事中徐師曾議曰賞罰者一時之榮

辱也謚法者萬世之榮辱也夫賢而賞不肖而罰理之

常也然賢者或不幸而罰不肖者或幸而賞則是非之

辨不明勸懲之典不著而人主鼓舞天下之術窮矣聖

人知其然是以作為謚法以濟之賢者不幸生前罹罰

而死後獲美謚則足以為萬世之榮不肖者生前幸賞而死不免惡謚則定以為萬世之辱嗚呼一時之榮辱甚輕萬世之榮辱甚重則人情安肯冒一時之榮而甘萬世之辱哉古者臣子於君稱天以謚且猶不敢狥私故有幽厲桀紂之號況君之於臣乎國朝賞罰當矣間有見稱於生前而不能無議於身後則謚法誠不可緩也太祖初興未遑此務故惟藩王武臣有謚至成祖始謚文臣是後被賜者多然或緣奏請或出內降不由考

爵也方今京朝五品以上在外方面諸臣列於大夫非
特周之命士而已以應諡法何名為濫安得謬引曲說
而沮古今之大典耶

廣制科例

請欽天監生放科舉

弘治十五年欽天監掌監事太常寺少卿吳昊言本監
所掌天文歷數乃國家為治之先務古昔帝王必命碩
學名儒以司其事我太祖高皇帝選世業子孫讀儒書

通藝文者送監肄業期在得人至天順初天文陰陽生
奏比醫士醫生等科舉例四十餘年科不乏人曩禮部
因給事中趙竑奏革詐冒遂以為此輩科舉不出舊例
致令兩監官生子弟繇之沮抑近者給事中葉紳奏欲
照童軒等例於內外文臣中訪取學術明通者一二人
改命職銜專掌其事亦欲占步得人也今以讀書為他
業而禁錮之是與擇人占步之意不合乞勅禮部從公
會議仍照太醫院例復其科舉以激勵之縱未能中式

亦可以為占步之助其天文生陰陽人習業已成有中式者授本監事事子弟能中式者依資格出身中間果有堪習天文歷數者聽本監奏留任用下禮部議謂其事涉紛更已之

諸請更制

拔山林應科

正統二年行在刑部右侍郎何文淵奏學校之典固可得賢然古之賢才不自學校出者亦多乞勑提督學校

副使僉事御史按臨郡邑廣詢山林畎畝之中果有勇於進學而孝弟著於家庭信義顯於閭里者試實即令有司復其身俾得力學應科則人皆相觀為善而賢才之出日益盛矣事下行在禮部請如所言從之

請去岳鎮神像

正統三年巡按湖廣監察御史陳祚奏南嶽神廟殿宇門廊舊有二百餘間規制廣大年久朽爛頹塌塑像傾壞不稱神靈臣考之典籍山川嶽瀆皆是陰陽氣化所

成即非人類肖像可擬宜設壇致祭不當立廟故宋儒張栻曰川流山峙是其形也而人之也何居其氣之流通可相接也而升之也何居欽惟太祖高皇帝鑑前代之謬凡諸嶽鎮海瀆革去帝王位號惟存本稱如南嶽止稱南嶽衡山之神仍照天下遵守甚盛典也惟前代塑造后妃侍御寢殿朝堂因循未革今坍塌已甚非用工七八萬莫能復舊乞命禮官會議因其頽廢之餘革去廟宇像設照依朝廷祭祀山川制度内築壇壝外立

化神人之本其要在乎和而已我朝各府學春秋釋奠
先師孔子俱有樂以歌詠功德昭格神祇奈何行之既
久聲律節奏不能無謬乞勅翰林院及太常寺官之精
通音律者博考古典詳加較正著為圖譜頒賜天下學
校事下禮部尚書胡濙等以為樂皆洪武間所較定者
烏得有差寢之

請復殿額更郊祀議

隆慶元年御史張櫝等言殿門宜悉復聖祖舊額太監

李芳言南北二郊當合祀上俱下禮部會官詳議至是議上曰天子正朝之殿所以臨御萬邦其名義實至重我皇帝締造之初名以奉天蓋用明王奉若天道之意先帝因天心示變革故鼎新之餘更曰皇極蓋取洪範皇建其有極之意為義並精所包皆廣至於他殿閣名額先後雖殊意各有當夫皇祖為創業垂統之聖君先帝實中興禮樂之英主凡有制作莫不仰順天心遠稽古訓皆非臣下所敢輕議但竊見我皇上御極以來善

繼善述因革得宜凡事關典禮綱常安危治亂遺詔所載者俱次第釐正其遺詔所未及無傒更張者則率循成憲不愆不忘蓋釐正者所以新一時更化之宜而率循者所以存三年無改之義聖明舉措高出千古若殿門等額遺詔未載關係頗緩今使於先帝山陵甫畢之後一旦舉而盡更之竊恐皇上純孝之心有所未忍臣等以為仍遵舊名為當至於郊祀謹按周禮言圜丘方澤之制甚詳列位燎壇瘞坎禮樂象舞之數亦各有別

則知天地分祭之說在成周已然矣秦漢之初去古未遠皆主分祭自是而後則分合靡常而論議不一然大抵主分祀者十之六七主合祀者十之二三程顥朱熹號稱大儒一則曰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不待卜一則曰天下有二大事一是天地不當合祭則分合之當否槩可見矣我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初一時廷臣斟酌考訂建圜丘於鍾山之陽以冬至祭天建方澤於鍾山之陰以夏至祭地蓋亦倣周禮而為之至洪武十年偶感

陰雨始改合祀我世宗皇帝應運中興乃集廷議更定四郊如洪武初年之制當時諸臣未多辯論先帝折衷羣議斷自聖心銳然舉行非先帝作而爲之實遵聖祖初制茲遇皇上嗣登大寶遵奉遺詔凡一應郊社等禮下之廷議令參稽舊典斟酌改正中間如大享之禮祈穀之祭與夫帝社稷之祀原不係祖宗舊典及與古禮不協者俱已釐正惟此四郊二祀原爲聖祖成制臣等如舊請行荷聖明俞允此郊之禮又爲修舉若復輕議

更改臣等未見其可切以為當如初議上曰殿門等門出自皇考欽定郊壇分祀亦皇考議復皇祖初制俱如舊遵行不必更改

欽定四庫全書

禮部志稿卷九十八

明 俞汝楫 編

隆典備考

誥勑

文武官誥命制

洪武六年詔定文武官誥命制度禮部尚書牛諒侍講學士宋濂等曰前代仕於朝者必有封贈施恩之典既

封臣父俾得生沾冠帶之榮臣父子孫不勝感激之
至疏聞上謂吏部臣曰此人子之至情予之冠帶後不
為例

廕敘

冑子先令入鄉較

景泰三年國子監祭酒劉鉉言國子監生徒必縣鄉選
歲貢而後得齒其中今朝廷念死事之臣特許令一子
入監往往初離襁褓尚在羈丱洒掃應對之事且未能

知況可教以修齊治平之事乎宜遣其姑就學於家及年稍長然後赴監令肄習一經或通書算一藝然後許其以次出身於是禮部請令年十五以上者留監肄業十五以下者遣回從之

申飭冑子入監條

天順元年十月禮部奏朝廷設國子監所以儲養天下科貢之士以備任用近年内外官員子孫多有穀叙父遠年事功希求入監名雖補報朝廷實則苟倖進取宜

廕敘入監

成化四年四月戸科給事中李森言在京三品以上子孫生於貴族鮮克繇禮乞停其入監之例上曰先王之政仕者世禄京官仕至三品以上蓋亦積歴久而勞著矣朝廷録其子孫一人入監固未為過矧祖宗明有故事乎李森昧於古訓持論刻薄不體朝廷忠厚之意朕所未論但古者賞延於世所以報有功自今三品以上

非歷任年久政績素著者不許濫敘其子孫庶幾人知
所勸
成化二十一年十月故南京刑部右侍郎陳儼子昶援
例乞為國子監生上不許且勅所司今後大臣子孫乞
恩入監須審其父祖歷任久而政聲著者方許奏聞

再賜録廕
成化十九年二月監察御史鍾同在景泰時以直諫死
英宗復位追贈大理寺丞録其長子起為國子監生至

大臣之子均荷造就之典得預敘用之例奏上從之

奉使歿者敘廕

弘治七年三月刑科給事中林霄成化中奉詔使暹羅歿於其國至是其子菲援例乞讀書國子監以自効上曰以死勤事古人所恤林霄奉使歿於萬里之外情亦可憫其子菲奏欲送監讀書非尋常濫乞恩澤者比特允之

廷議廕敘例

正德六年吏科都給事中楊褫言大臣三品以上三年考滿例得廕子近年士風漸靡雖政績無聞屢被劾者亦自陳乞有傷治體請勑該部於考滿時參酌輿論否可取自上裁有被劾得實及年遠違例奏擾者治以罪或人品才望素著亦被劾者具實以聞吏部尚書楊一清等議覆自今兩京三品以上官考滿復職給誥命者本部查其履歷詢其行實果堪廕録移咨禮部奏請其曾被劾或雖未被劾而素譽有虧及雜流出身者俱不

請珪復爭曰言官建白吏部覆議皆謂大臣不自陳乞瓊乃大臣自乞者而吏部又為之請殊戾前奏且禮部掌行廕敘已數十餘年莫有非之者何至今日改之且職此條特官廕官非為廕子入監言也豈有國子監既屬禮部而其事有不屬者乎竟令吏部掌行之是時一清方柄用珪卒為所軋然其是非固自有在也

援講讀恩追廕

正德十年復廕故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彭華次子

勉肇為國子生先是華嫡孫師丙巳廕為中書舍人至
是勉肇復援春宮講讀恩例乞廕特與之

廕外補廕

嘉靖元年廕禮部尚書劉春子延年中書舍人仍補廕
一人入監讀書春嘗二品滿考又為經筵講官東宮講
讀者數年其子主事彭年援例以請故有是命

軍功後裔補廕

嘉靖二年故西華縣知縣李景以死事廕子子尋死孫

熙請補廕禮部議軍功無補廕例但事係勸忠似當優
處許之
補廕二次例
嘉靖七年補廕禮部尚書張駿孫張元博俱為國子監
生初驗已廕子張珂因鄉試中式補廕次子張珩復病
故援尚書屠勳廕子中科二次補廕事例以請許之
問勞
優老臣

成化七年八月監察御史梁昉言致仕南京吏部尚書
魏驥德望素著白首一節今年九十有八而福履康寧
近代罕有宜特加優禮上覽奏嘉之特諭禮部曰尚書
魏驥年及百齡兼有德望朕甚嘉悅其即遣行人奉勅
存問并賜羊酒仍勑有司月給米三石贍其終身以表
朕優老之意

優耆壽

成化二十二年八月韓王偕灊奏羣物所千戶朱政曾

八十者有司備綵帛羊酒問勞九十以上者具實奏來
存問
嘉靖十八年十二月該浙江紹興府知府湯紹恩等奏
稱致仕南京工部尚書陳雍壽躋九十乞要優禮本部
查照大學士毛紀例覆題奉聖旨陳雍累朝舊臣年登
九袠德壽可嘉賜以羊酒就着浙江巡按御史及門存
問仍月給食米二石歲撥人夫二名欽此
嘉靖三十三年十月該廣東巡按御史郭文周等題稱

弘治七年禮部覆奏兵科給事中周旋陳言事請令公
侯伯之子應襲者年至十五俱令入國子監讀書習禮
保舉教讀須於奏內開稱子弟幾人吏部仍嚴加考試
年三十以上不係紈綺子弟方與保勘收充三年受職
至九年考滿有功無過方得陞除不則革職為民從之
三氏學生員開貢
正德四年七月三氏學生員顏重禮奏三氏子孫自成
化初年開貢迄今顏氏未貢一人乞定為資格以均之

射次請品畢至品高者射其就射位發矢取算書中舉
旗收矢復位皆如前儀既畢司正副司正各持算白中
於主射正官舉爵者酌酒授中者飲之中的者三爵中
采者二爵飲訖請射者請屬官以下仍捧弓矢納於司
射器還詣主射正官前相揖而退謹按三代之後射禮
不行也久矣惟晉庾亮曾依周制以行我聖祖初得天
下即令天下府州縣學訓誨生員每日講讀經書罷於
學後設一射圃教學生員習射朔望要試過其有司府

御製大誥三編頒布天下學較蓋即周官所謂教治政令之法也

社學

社學子弟補儒學生

正統十年禮部辦事官鄭與常獻太平十二策一曰興學以翊太平之運中及社學事上命有司議行因諭禮部各處社學悉令提督學較風憲官嚴督勸課不許廢弛其子弟不拘常額挨次選補儒學增廣生員

修舉社學

弘治八年十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馬文升奏近年小民罔知禮義風俗日澆子詈其父弟毆其兄恬不為異竊其所繇社學久廢人不讀書以致於斯宜修舉社學慎選教讀之人凡民弟子俱令入社學讀孝經小學并大誥俾知孝弟之道與當代之法禮部覆奏修舉社學已有著令請仍行各提學官舉行無致廢弛從之

保舉人才

心則夫百穀告成之後載舉大蜡之禮以報先嗇於冬
而以勞來農民以報其勤動之苦是固舉先王莫大之
禮亦廣聖君莫大之施也

禮部志稿卷九十八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